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6n0676

解深密經

唐 玄奘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  - 1 序品(一)
  - 2 勝義諦相品(一)
  - 3 心意識相品(一)
  - 4 一切法相品(二)
  - 5 無自性相品(二)
  - 6 分別瑜伽品(三)
  - 7 地波羅蜜多品(四)
  - 8 如來成所作事品(五)
- 卷目 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676 [Nos. 675, 677-679]
解深密經卷第一

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　詔譯

序品第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，薄伽梵住最勝光曜七寶莊嚴，放大光明，普照一切無邊世界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，周圓無際，其量難測，超過三界所行之處，勝出世間善根所起，最極自在淨識為相。如來所都，諸大菩薩眾所雲集，無量天、龍、藥叉、健達縛、阿素洛、揭路荼、緊捺洛、牟呼洛伽、人、非人等，常所翼從，廣大法味喜樂所持，作諸眾生一切義利，滅諸煩惱災橫纏垢，遠離眾魔、過諸莊嚴，如來莊嚴之所依處，大念、慧、行以為遊路，大止妙觀以為所乘，大空、無相、無願解脫為所入門，無量功德眾所莊嚴，大寶花王眾所建立大宮殿中。
是薄伽梵最清淨覺，不二現行，趣無相法。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，到無障處，不可轉法，所行無礙，其所成立不可思議。遊於三世平等法性，其身流布一切世界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，於一切行成就大覺，於諸法智無有疑惑，凡所現身不可分別，一切菩薩正所求智，得佛無二住勝彼岸，不相間雜。如來解脫妙智究竟，證無中邊佛地平等，極於法界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。
與無量大聲聞眾俱，一切調順，皆是佛子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戒善清淨，趣求法樂；多聞、聞持，其聞積集；善思所思，善說所說，善作所作；捷慧、速慧、利慧、出慧、勝決擇慧、大慧、廣慧、及無等慧，慧寶成就；具足三明，逮得第一現法樂住；大淨福田，威儀寂靜，無不圓滿；大忍柔和，成就無減，已善奉行如來聖教。
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，從種種佛土而來集會。皆住大乘，遊大乘法，於諸眾生其心平等，離諸分別及不分別種種分別，摧伏一切眾魔怨敵，遠離一切聲聞、獨覺所有作意，廣大法味喜樂所持，超五怖畏，一向趣入不退轉地，息一切眾生一切苦惱所逼迫地，而現在前。其名曰：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、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、法涌菩薩摩訶薩、善清淨慧菩薩摩訶薩、廣慧菩薩摩訶薩、德本菩薩摩訶薩、勝義生菩薩摩訶薩、觀自在菩薩摩訶薩、慈氏菩薩摩訶薩、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等，而為上首。

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第二

爾時，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，即於佛前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：「最勝子！言一切法無二，一切法無二者，何等一切法？云何為無二？」

解甚深義密意菩薩告如理請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一切法者，略有二種：一者、有為；二者、無為。是中有為，非有為非無為；無為，亦非無為非有為。」

如理請問菩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：「最勝子！如何有為，非有為非無為；無為，亦非無為非有為？」

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言有為者，乃是本師假施設句。若是本師假施設句，即是遍計所集、言辭所說；若是遍計所集、言辭所說，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。不成實故，非是有為。善男子！言無為者，亦墮言辭。設離有為、無為少有所說，其相亦爾。然非無事而有所說。何等為事？謂諸聖者以聖智、聖見，離名言故，現等正覺；即於如是離言法性，為欲令他現等覺故，假立名想謂之有為。

「善男子！言無為者，亦是本師假施設句；若是本師假施設句，即是遍計所集、言辭所說；若是遍計所集、言辭所說，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。不成實故，非是無為。善男子！言有為者，亦墮言辭。設離無為、有為少有所說，其相亦爾。然非無事而有所說。何等為事？謂諸聖者以聖智、聖見，離名言故，現等正覺；即於如是離言法性，為欲令他現等覺故，假立名想謂之無為。」

爾時，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言：「最勝子！如何此事彼諸聖者以聖智、聖見，離名言故，現等正覺；即於如是離言法性，為欲令他現等覺故，假立名想，或謂有為？或謂無為？」

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善幻師或彼弟子，住四衢道，積集瓦、礫、草、葉、木等，現作種種幻化事業。所謂：象身、馬身、車身、步身，末尼、真珠、琉璃、螺貝、璧玉、珊瑚，種種財、穀、庫藏等身。若諸眾生愚癡、頑鈍、惡慧種類，無所曉知，於瓦、礫、草、葉、木等上諸幻化事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見者，實有象身、實有馬身、車身、步身，末尼、真珠、琉璃、螺貝、璧玉、珊瑚，種種財、穀、庫藏等身。』如其所見，如其所聞，堅固執著，隨起言說：『唯此諦實，餘皆愚妄。』彼於後時應更觀察。

「若有眾生非愚、非鈍、善慧種類，有所曉知，於瓦、礫、草、葉、木等上諸幻化事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見者，無實象

身、無實馬身、車身、步身，末尼、真珠、琉璃、螺貝、璧玉、珊瑚，種種財、穀、庫藏等身；然有幻狀迷惑眼事。於中發起大象身想，或大象身差別之想，乃至發起種種財、穀、庫藏等想，或彼種類差別之想。』不如所見，不如所聞，堅固執著，隨起言說：『唯此諦實，餘皆愚妄。』為欲表知如是義故，亦於此中隨起言說。彼於後時不須觀察。

「如是，若有眾生是愚夫類，是異生類，未得諸聖出世間慧，於一切法離言法性不能了知；彼於一切有為、無為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得者，決定實有有為、無為。』如其所見，如其所聞，堅固執著，隨起言說：『唯此諦實，餘皆癡妄。』彼於後時應更觀察。

「若有眾生非愚夫類，已見聖諦，已得諸聖出世間慧，於一切法離言法性如實了知；彼於一切有為、無為，見已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所得者，決定無實有為、無為。然有分別所起行相，猶如幻事迷惑覺慧，於中發起為、無為想，或為、無為差別之想。』不如所見，不如所聞，堅固執著，隨起言說：『唯此諦實，餘皆癡妄。』為欲表知如是義故，亦於此中隨起言說。彼於後時不須觀察。

「如是，善男子！彼諸聖者於此事中，以聖智、聖見，離名言故，現等正覺；即於如是離言法性，為欲令他現等覺故，假立名想，謂之有為，謂之無為。」

爾時，解甚深義密意菩薩，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：

「佛說離言無二義，　甚深非愚之所行；
愚夫於此癡所惑，　樂著二依言戲論。
彼或不定或邪定，　流轉極長生死苦；
復違如是正智論，　當生牛羊等類中。」

爾時，法涌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從此東方過七十二殑伽河沙等世界，有世界，名具大名稱；是中如來，號廣大名稱。我於先日，從彼佛土發來至此。我於彼佛土曾見一處，有七萬七千外道并其師首，同一會坐。為思諸法勝義諦相，彼共思議、稱量、觀察、遍推求時，於一切法勝義諦相，竟不能得。唯除種種意解，別異意解，變異意解，互相違背共興諍論，口出矛[矛*(替-曰+貝)]，更相[矛*(替-曰+貝)]已、刺已、惱已、壞已，各各離散。世尊！我於爾時，竊作是念：『如來出世，甚奇！希有！由出世故，乃於如是超過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，亦有通達，作證可得。』」說是語已。

爾時，世尊告法涌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我於超過一切尋思勝義諦相，現等正覺；現等覺已，為他宣說、顯

現、開解、施設、照了。何以故？我說：『勝義是諸聖者內自所證；尋思所行是諸異生展轉所證。』是故，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復次，法涌！我說：『勝義無相所行；尋思但行有相境界。』是故，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復次，法涌！我說：『勝義不可言說，尋思但行言說境界。』是故，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復次，法涌！我說：『勝義絕諸表示，尋思但行表示境界。』是故，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復次，法涌！我說：『勝義絕諸諍論，尋思但行諍論境界。』是故，法涌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。

「法涌！當知，譬如有人盡其壽量習辛苦味；於蜜、石蜜上妙美味，不能尋思、不能比度、不能信解。或於長夜由欲貪勝解諸欲熾火所燒然故；於內除滅一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相妙遠離樂，不能尋思、不能比度、不能信解。或於長夜由言說勝解，樂著世間綺言說故；於內寂靜聖默然樂，不能尋思、不能比度、不能信解。或於長夜由見聞覺知表示勝解，樂著世間諸表示故；於永除斷一切表示薩迦耶滅究竟涅槃，不能尋思、不能比度、不能信解。法涌！當知，譬如有人於其長夜由有種種我所、攝受，諍論勝解，樂著世間諸諍論故；於北拘盧洲無我所、無攝受、離諍論，不能尋思、不能比度、不能信解。如是，法涌！諸尋思者，於超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，不能尋思、不能比度、不能信解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內證無相之所行，　不可言說絕表示，
息諸諍論勝義諦，　超過一切尋思相。」

爾時，善清淨慧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甚奇！乃至世尊！善說！如世尊言：『勝義諦相微細甚深，超過諸法一異性相，難可通達。』世尊！我即於此曾見一處，有眾菩薩等正修行勝解行地，同一會坐，皆共思議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異性相。於此會中，一類菩薩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。』一類菩薩復作是言：『非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；然勝義諦相異諸行相。』有餘菩薩疑惑猶豫，復作是言：『是諸菩薩，誰言諦實？誰言虛妄？誰如理行？誰不如理？』或唱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。』或唱是言：『勝義諦相異諸行相。』世尊！我見彼已竊作是念：『此諸善男子愚癡、頑鈍、不明、不善、不如理行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，超過諸行一異性相，不能解了。』」說是語已。

爾時，世尊告善清淨慧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是，如是。如汝所說：『彼諸善男子愚癡、頑鈍、不明、不善、不如理行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，超過諸行一異性相，不能解了。』何以故？善清淨慧！非於諸行如是行時，名能通達勝義諦相，或於勝義諦而得作證。何以故？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：應於今時一切異生皆已見諦；又諸異生皆應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；或應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：已見諦者於諸行相應不除遣；若不除遣諸行相者，應於相縛不得解脫；此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解脫故，於麁重縛亦應不脫；由於二縛不解脫故，已見諦者應不能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；或不應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「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非諸異生皆已見諦；非諸異生已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；亦非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，不應道理！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。』由此道理，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「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非見諦者於諸行相不能除遣，然能除遣；非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能解脫，然能解脫；非見諦者於麁重縛不能解脫，然能解脫；以於二障能解脫故，亦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；或有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，一向異相，不應道理！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。』由此道理，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「復次，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，如諸行相墮雜染相，此勝義諦相亦應如是墮雜染相。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，應非一切行相共相，名勝義諦相。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勝義諦相非墮雜染相；諸行共相名勝義諦相。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，不應道理；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，不應道理！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；或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。』由此道理，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「復次，善清淨慧！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，如勝義諦相於諸行相無有差別，一切行相亦應如是無有差別。修觀行者於諸行中，如其所見、如其所聞、如其所覺、如其所知，不應後時更求勝義。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，應非諸行唯無我性、唯無自性之所顯現，是勝義相。又應俱時別相成立，謂雜染相及清淨相。「善清淨慧！由於今時一切行相皆有差別，非無差別；修觀行者於諸行中，如其所見、如其所聞、如其所覺、如其所知，復於後時更求勝義。又即諸行唯無我性、唯無自性之所顯現，名勝義相。又非俱時染淨二相別相成立。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、或一向

異，不應道理！若於此中作如是言：『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、或一向異者。』由此道理，當知一切非如理行，不如正理。
「善清淨慧！如螺貝上鮮白色性，不易施設與彼螺貝一相異相。如螺貝上鮮白色性；金上黃色亦復如是。如箜篌聲上美妙曲性，不易施設與箜篌聲一相異相。如黑沈上有妙香性，不易施設與彼黑沈一相異相。如胡椒上辛猛利性，不易施設與彼胡椒一相異相。如胡椒上辛猛利性，訶梨淡性亦復如是。如氎羅綿上有柔軟性，不易施設與氎羅綿一相異相。如熟酥上所有醍醐，不易施設與彼熟酥一相異相。又如一切行上無常性，一切有漏法上苦性，一切法上補特伽羅無我性，不易施設與彼行等一相異相。又如貪上不寂靜相及雜染相，不易施設此與彼貪一相異相。如於貪上，於瞋、癡上，當知亦爾。如是，善清淨慧！勝義諦相不可施設與諸行相一相異相。
「善清淨慧！我於如是微細、極微細，甚深、極甚深，難通達、極難通達，超過諸法一異性相，勝義諦相現正等覺；現等覺已為他宣說、顯示、開解、施設、照了。」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行界勝義相，　離一異性相；
若分別一異，　彼非如理行。
眾生為相縛，　及彼麁重縛；
要勤修止觀，　爾乃得解脫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長老善現曰：「善現！汝於有情界中，知幾有情懷增上慢，為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？汝於有情界中，知幾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解？」
長老善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知有情界中少分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解。世尊！我知有情界中有無量無數不可說有情懷增上慢，為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。
「世尊！我於一時住阿練若大樹林中，時有眾多苾芻亦於此林依近我住。我見彼諸苾芻於日後分，展轉聚集，依有所得現觀，各說種種相法，記別所解。
「於中一類，由得蘊故、得蘊相故、得蘊起故、得蘊盡故、得蘊滅故、得蘊滅作證故，記別所解。如此一類由得蘊故，復有一類由得處故，復有一類得緣起故，當知亦爾。
「復有一類由得食故、得食相故、得食起故、得食盡故、得食滅故、得食滅作證故，記別所解。
「復有一類由得諦故、得諦相故、得諦遍知故、得諦永斷故、得諦作證故、得諦修習故，記別所解。

「復有一類由得界故、得界相故、得界種種性故、得界非一性故、得界滅故、得界滅作證故，記別所解。
「復有一類由得念住故、得念住相故、得念住能治所治故、得念住修故、得念住未生令生故、得念住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廣故，記別所解。如有一類得念住故；復有一類得正斷故；得神足故；得諸根故；得諸力故；得覺支故，當知亦爾。
「復有一類得八支聖道故、得八支聖道相故、得八支聖道能治所治故、得八支聖道修故、得八支聖道未生令生故、得八支聖道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廣故，記別所解。
「世尊！我見彼已竊作是念：『此諸長老依有所得現觀，各說種種相法，記別所解。當知彼諸長老，一切皆懷增上慢，為增上慢所執持故，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，不能解了。』是故，世尊！甚奇！乃至世尊！善說！如世尊言：『勝義諦相，微細、最微細，甚深、最甚深，難通達、最難通達，遍一切一味相。』世尊！此聖教中修行芯芻，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尚難通達，況諸外道。」
爾時，世尊告長老善現曰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善現！我於微細最微細、甚深最甚深、難通達最難通達，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，現正等覺；現等覺已，為他宣說、顯示、開解、施設、照了。何以故？善現！我已顯示於一切蘊中清淨所緣，是勝義諦。我已顯示於一切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中清淨所緣，是勝義諦。此清淨所緣於一切蘊中，是一味相、無別異相；如於蘊中，如是於一切處中，乃至一切道支中，是一味相、無別異相。是故，善現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。
「復次，善現！修觀行芯芻，通達一蘊真如勝義法無我性已，更不尋求各別餘蘊、諸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真如勝義法無我性。唯即隨此真如勝義無二智為依止，故於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，審察趣證。是故，善現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。
「復次，善現！如彼諸蘊展轉異相，如彼諸處、緣起、食、諦、界、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，展轉異相。若一切法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異相者，是則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應有因，從因所生。若從因生應是有為，若是有為應非勝義，若非勝義應更尋求餘勝義諦。善現！由此真如勝義法無我性，不名有因，非因所生，亦非有為，是勝義諦，得此勝義更不尋求餘勝義諦。唯有常常時、恒恒時，如來出世、若不出世，諸法法性安立，法界安住。是故，善現！由此道理，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。
「善現！譬如種種非一品類異相色中，虛空無相、無分別、無變異、遍一切一味相。如是，異性、異相一切法中，勝義諦遍一切一

味相，當知亦然。」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此遍一切一味相，　勝義諸佛說無異；
若有於中異分別，　彼定愚癡依上慢。」

心意識相品第三

爾時，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。』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者，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？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？」說是語已。
爾時，世尊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廣慧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；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，哀愍世間、及諸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；為令獲得義利安樂，故發斯問。汝應諦聽，吾當為汝說心意識祕密之義。
「廣慧當知，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，墮彼彼有情眾中，或在卵生、或在胎生、或在濕生、或在化生，身分生起，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、展轉、和合、增長、廣大。依二執受：一者、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；二者、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。有色界中具二執受，無色界中不具二種。
「廣慧！此識亦名阿陀那識。何以故？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。亦名阿賴耶識。何以故？由此識於身攝受、藏隱、同安危義故。亦名為心。何以故？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。
「廣慧！阿陀那識為依止、為建立故，六識身轉，謂眼識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。此中有識：眼及色為緣生眼識，與眼識俱隨行，同時、同境，有分別意識轉。有識：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及聲、香、味、觸為緣，生耳、鼻、舌、身識，與耳、鼻、舌、身識俱隨行，同時、同境，有分別意識轉。廣慧！若於爾時一眼識轉，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，與眼識同所行轉。若於爾時二、三、四、五諸識身轉，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，與五識身同所行轉。
「廣慧！譬如大瀑水流，若有一浪生緣現前，唯一浪轉；若二、若多浪生緣現前，有多浪轉。然此瀑水自類恒流無斷無盡。又如善淨鏡面，若有一影生緣現前，唯一影起；若二、若多影生緣現前，有多影起。非此鏡面轉變為影，亦無受用滅盡可得。
「如是，廣慧！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、為建立故，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，即於此時一眼識轉；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

現前，即於此時五識身轉。
「廣慧！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、為建立故，於心意識祕密善巧。然諸如來不齊於此，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。廣慧！若諸菩薩於內各別：如實不見阿陀那、不見阿陀那識；不見阿賴耶、不見阿賴耶識；不見積集、不見心；不見眼色及眼識；不見耳聲及耳識；不見鼻香及鼻識；不見舌味及舌識；不見身觸及身識；不見意法及意識；是名勝義善巧菩薩；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。廣慧！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；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。」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阿陀那識甚深細，　一切種子如瀑流，
我於凡愚不開演，　恐彼分別執為我。」

解深密經卷第一

解深密經卷第二

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　詔譯

一切法相品第四

爾時，德本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於諸法相善巧菩薩。』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者，齊何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？如來齊何施設彼，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？」說是語已。

爾時，世尊告德本菩薩曰：「善哉！德本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；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，哀愍世間、及諸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；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，發斯問。汝應諦聽，吾當為汝說諸法相。

「謂諸法相略有三種，何等為三？一者、遍計所執相；二者、依他起相；三者、圓成實相。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？謂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別，乃至為令隨起言說。云何諸法依他起相？謂一切法緣生自性，則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無明緣行，乃至招集純大苦蘊。云何諸法圓成實相？謂一切法平等真如。於此真如，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故，如理作意，無倒思惟為因緣故，乃能通達。於此通達，漸漸修集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方證圓滿。

「善男子！如眩瞖人眼中所有眩瞖過患，遍計所執相當知亦爾。如眩瞖人眩瞖眾相：或髮毛、輪、蜂蠅、巨勝，或復青、黃、赤、白等相差別現前；依他起相當知亦爾。如淨眼人遠離眼中眩瞖過患，即此淨眼本性所行無亂境界；圓成實相當知亦爾。

「善男子！譬如清淨頗胝迦寶，若與青染色合，則似帝青、大青、末尼寶像；由邪執取帝青、大青、末尼寶故，惑亂有情。若與赤染色合，則似琥珀末尼寶像；由邪執取琥珀末尼寶故，惑亂有情。若與綠染色合，則似末羅羯多末尼寶像；由邪執取末羅羯多末尼寶故，惑亂有情。若與黃染色合，則似金像；由邪執取真金像故，惑亂有情。

「如是，德本！如彼清淨頗胝迦上，所有染色相應；依他起相上，遍計所執相言說習氣，當知亦爾。如彼清淨頗胝迦上，所有帝青、大青、琥珀、末羅羯多、金等邪執；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，當知亦爾。如彼清淨頗胝迦寶；依他起相，當知亦爾。如彼清淨頗胝迦上，所有帝青、大青、琥珀、末羅羯多、真金等相，於常常時，於恒恒時，無有真實、無自性性，即依他起相上，由遍計所執相，於常常時、於恒恒時，無有真實、無自性性；圓成實相，當知亦爾。

「復次，德本！相名相應以為緣故，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；依他起相上，遍計所執相執以為緣故，依他起相而可了知；依他起相上，遍計所執相無執以為緣故，圓成實相而可了知。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能於諸法依他起相上，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，即能如實了知一切無相之法；若諸菩薩如實了知依他起相，即能如實了知一切雜染相法；若諸菩薩如實了知圓成實相，即能如實了知一切清淨相法。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能於依他起相上，如實了知無相之法，即能斷滅雜染相法；若能斷滅雜染相法，即能證得清淨相法。
「如是，德本！由諸菩薩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、依他起相、圓成實相故；如實了知諸無相法、雜染相法、清淨相法；如實了知無相法故，斷滅一切雜染相法，斷滅一切染相法故，證得一切清淨相法。齊此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；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。」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若不了知無相法，　雜染相法不能斷；
不斷雜染相法故，　壞證微妙淨相法。
不觀諸行眾過失，　放逸過失害眾生；
懈怠住法動法中，　無有失壞可憐愍。」

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第五

爾時，勝義生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曾獨在靜處，心生如是尋思：『世尊以無量門曾說：「諸蘊所有自相，生相、滅相，永斷、遍知。」如說諸蘊，諸處、緣起、諸食亦爾。以無量門曾說：「諸諦所有自相，遍知、永斷、作證、修習。」以無量門曾說：「諸界所有自相、種種界性、非一界性、永斷、遍知。」以無量門曾說：「念住所有自相、能治、所治、及以修習，未生令生、生已堅住，不忘、倍修、增長、廣大。」如說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，亦復如是。以無量門曾說：「八支聖道所有自相、能治、所治、及以修習，未生令生、生已堅住，不忘、倍修、增長、廣大。」』世尊復說：『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』未審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說：『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』我今請問如來斯義，惟願如來哀愍解釋，說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所有密意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勝義生！汝所尋思，甚為如理。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，汝今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，哀愍世間、及諸天、人、阿素洛等，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，發斯問。汝應諦聽，吾當為汝解釋所說『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所有密意。』

「勝義生！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，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，所謂相無自性性、生無自性性、勝義無自性性。

「善男子！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？謂諸法遍計所執相。何以故？此由假名安立為相，非由自相安立為相，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。

「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？謂諸法依他起相。何以故？此由依他緣力故有，非自然有，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。

「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？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，說名無自性性；即緣生法，亦名勝義無自性性。何以故？於諸法中，若是清淨所緣境界，我顯示彼以為勝義無自性性，依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界，是故亦說名為勝義無自性性。復有諸法圓成實相，亦名勝義無自性性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為勝義，亦得名為無自性性，是一切法勝義諦故，無自性性之所顯故。由此因緣，名為勝義無自性性。

「善男子！譬如空花，相無自性性，當知亦爾。譬如幻像，生無自性性，當知亦爾；一分勝義無自性性，當知亦爾。譬如虛空，惟是眾色無性所顯，遍一切處；一分勝義無自性性，當知亦爾，法無我性之所顯故，遍一切故。

「善男子！我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，密意說言：『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。』

「勝義生！當知，我依相無自性性，密意說言：『一切諸法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』何以故？若法自相都無所有，則無有生；若無有生，則無有滅；若無生無滅，則本來寂靜；若本來寂靜，則自性涅槃。於中都無少分所有更可令其般涅槃故。是故我依相無自性性，密意說言：『一切諸法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』

「善男子！我亦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，密意說言：『一切諸法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』何以故？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，於常常時、於恒恒時，諸法法性、安住、無為。一切雜染不相應故，於常常時、於恒恒時，諸法法性安住故無為，由無為故無生無滅；一切雜染不相應故，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是故我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，密意說言：『一切諸法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』

「復次，勝義生！非由有情界中諸有情類，別觀遍計所執自性為自性故，亦非由彼別觀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為自性故，我立三種無自性性；然由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，增益遍計所執自性故，我立三種無自性性。

「由遍計所執自性相故，彼諸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，隨起言說。如如隨起言說如是如是，由言說熏習心故、由言說隨覺故、由言說隨眠故，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，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。

「如如執著如是如是，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，執著遍計所執自性；由是因緣，生當來世依他起自性；由此因緣，或為煩惱雜染所染、或為業雜染所染、或為生雜染所染，於生死中長時馳騁、長時流轉，無有休息，或在那落迦、或在傍生、或在餓鬼、或在天上、或在阿素洛、或在人中，受諸苦惱。

「復次，勝義生！若諸有情從本已來，未種善根，未清淨障，未成熟相續，未多修勝解，未能積集福德、智慧二種資糧。我為彼故，依生無自性性宣說諸法。彼聞是已，能於一切緣生行中，隨分解了無常、無恒，是不安隱變壞法已，於一切行，心生怖畏，深起厭患；心生怖畏，深厭患已，遮止諸惡，於諸惡法能不造作，於諸善法能勤修習。習善因故，未種善根能種善根，未清淨障能令清淨，未熟相續能令成熟。由此因緣，多修勝解，亦多積集福德、智慧二種資糧。

「彼雖如是種諸善根，乃至積集福德、智慧二種資糧；然於生無自性性中，未能如實了知相無自性性及二種勝義無自性性。於一切行未能正厭、未正離欲，未正解脫，未遍解脫煩惱雜染、未遍解脫諸業雜染、未遍解脫諸生雜染。如來為彼更說法要，謂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。為欲令其於一切行能正厭故、正離欲故、正解脫故，超過一切煩惱雜染故、超過一切業雜染故、超過一切生雜染故。

「彼聞如是所說法已，於生無自性性中，能正信解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，簡擇思惟，如實通達；於依他起自性中，能不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。由言說不熏習智故、由言說不隨覺智故、由言說離隨眠智故，能滅依他起相；於現法中智力所持，能永斷滅當來世因。由此因緣，於一切行能正厭患、能正離欲、能正解脫，能遍解脫煩惱、業、生三種雜染。

「復次，勝義生！諸聲聞乘種性有情，亦由此道此行迹故，證得無上安隱涅槃。諸獨覺乘種性有情、諸如來乘種性有情，亦由此道此行迹故，證得無上安隱涅槃。一切聲聞、獨覺、菩薩，皆共此一妙清淨道，皆同此一究竟清淨，更無第二。我依此故，密意說言：

『唯有一乘。』非於一切有情界中，無有種種有情種性，或鈍根性、或中根性、或利根性有情差別。

「善男子！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，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，終不能令當坐道場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由彼本來唯有下劣種性故、一向慈悲薄弱故、一向怖畏眾苦故。由彼一向慈悲薄弱，是故一向棄背利益諸眾生事；由彼一向怖畏眾苦，是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。我終不說一向棄背利益眾生事者、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者，當坐道場，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說彼名為一向趣寂聲聞。若迴向菩提聲聞種性補特伽羅，我亦異門說為菩薩。何以故？彼既解脫煩惱障已，若蒙諸佛等覺悟時，於所知障，其心亦可當得解脫。由彼最初為自利益，修行加行脫煩惱障，是故如來施設彼為聲聞種性。

「復次，勝義生！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，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，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。善男子！如來但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，由深密意，於所宣說不了義經，以隱密相說諸法要，謂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

「於是經中，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、已清淨諸障、已成熟相續、已多修勝解，已能積集上品福德、智慧資糧，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密意言說，如實解了，於如是法，深生信解，於如是義，以無倒慧，如實通達。依此通達善修習故，速疾能證最極究竟；亦於我所深生淨信，知是如來、應、正等覺於一切法現正等覺。

「若諸有情，已種上品善根、已清淨諸障、已成熟相續、已多修勝解，未能積集上品福德、智慧資糧。其性質直，是質直類，雖無力能思擇廢立，而不安住自見取中。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祕密言說，雖無力能如實解了，然於此法能生勝解，發清淨信，信此經典，是如來說，是其甚深，顯現甚深，空性相應，難見難悟，不可尋思，非諸尋思所行境界、微細詳審聰明智者之所解了。於此經典所說義中，自輕而住，作如是言：『諸佛菩提為最甚深，諸法法性亦最甚深，唯佛如來能善了達，非是我等所能解了。諸佛如來，為彼種種勝解有情，轉正法教；諸佛如來無邊智見，我等智見猶如牛跡。』於此經典，雖能恭敬，為他宣說，書寫護持，披閱，流布，殷重供養，受誦溫習；然猶未能以其修相發起加行，是故於我甚深密意所說言辭，不能通達。由此因緣，彼諸有情，亦能增長福德、智慧二種資糧，於彼相續未成熟者，亦能成熟。

「若諸有情，廣說乃至未能積集上品福德、智慧資糧，性非質直，非質直類，雖有力能思擇廢立，而復安住自見取中。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密意言說不能如實解了。於如是法雖生信解，然於其義隨言執著，謂一切法決定皆無自性，決定不生不滅，決定本來

寂靜，決定自性涅槃。由此因緣，於一切法獲得無見及無相見。由得無見無相見故，撥一切相皆是無相，誹撥諸法遍計所執相、依他起相、圓成實相。何以故？由有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故，遍計所執相方可施設；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見為無相，彼亦誹撥遍計所執相，是故說彼誹撥三相。雖於我法起於法想，而非義中起於義想；由於我法起法想故，及非義中起義想故，於是法中持為是法，於非義中持為是義。彼雖於法起信解故，福德增長；然於非義起執著故，退失智慧；智慧退故，退失廣大無量善法。

「復有有情，從他聽聞，謂法為法，非義為義，若隨其見，彼即於法起於法想，於非義中起於義想，執法為法、非義為義。由此因緣，當知同彼退失善法。若有有情不隨其見，從彼欻聞一切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便生恐怖，生恐怖已，作如是言：『此非佛語，是魔所說。』作此解已，於是經典，誹謗、毀罵。由此因緣，獲大衰損，觸大業障。由是緣故，我說若有於一切相起無相見，於非義中宣說為義，是起廣大業障方便；由彼陷墜無量眾生，令其獲得大業障故。

「善男子！若諸有情，未種善根、未清淨障、未熟相續、無多勝解，未集福德、智慧資糧。性非質直，非質直類，雖有力能思擇廢立，而常安住自見取中。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不能如實解我甚深密意言說，亦於此法不生信解，於是法中起非法想，於是義中起非義想。於是法中執為非法，於是義中執為非義，唱如是言：『此非佛語，是魔所說。』作此解已，於是經典，誹謗毀罵，撥為虛偽，以無量門，毀滅摧伏如是經典，於諸信解此經典者起怨家想。彼先為諸業障所障，由此因緣，復為如是業障所障，如是業障，初易施設，乃至齊於百千俱胝那庾多劫，無有出期。

「善男子！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、毘奈耶，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，有如是等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。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一切諸法皆無性，　無生無滅本來寂，
諸法自性恒涅槃。　誰有智言無密意？
相生勝義無自性，　如是我皆已顯示；
若不知佛此密意，　失壞正道不能往！
依諸淨道清淨者，　惟依此一無第二，
故於其中立一乘，　非有情性無差別。
眾生界中無量生，　惟度一身趣寂滅，
大悲勇猛證涅槃，　不捨眾生甚難得！
微妙難思無漏界，　於中解脫等無差，

一切義成離惑苦，　二種異說謂常樂。」

爾時，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佛如來密意語言，甚奇！希有！乃至微妙最微妙！甚深最甚深！難通達最難通達！

「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：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假名安立以為色蘊，或自性相、或差別相；假名安立為色蘊生、為色蘊滅，及為色蘊永斷、遍知，或自性相、或差別相，是名遍計所執相。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。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，是名依他起相。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，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：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，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，是名圓成實相。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於色蘊，如是，於餘蘊皆應廣說；如於諸蘊如是，於十二處，一一處中皆應廣說；於十二有支，一一支中皆應廣說；於四種食，一一食中皆應廣說；於六界、十八界，一一界中皆應廣說。

「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：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假名安立以為苦諦、苦諦遍知，或自性相、或差別相，是名遍計所執相。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。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，是名依他起相。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，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：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，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，是名圓成實相。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於苦諦如是，於餘諦皆應廣說。如於聖諦如是，於諸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中，一一皆應廣說。

「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：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假名安立以為正定，及為正定能治所治，若正修未生令生，生已堅住不忘，倍修增長廣大，或自性相、或差別相，是名遍計所執相。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。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，是名依他起相。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，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：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，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，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，是名圓成實相。世尊依此施設諸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。

「世尊！譬如毘 濕縛藥，一切散藥、仙藥方中，皆應安處。如是，世尊！依此諸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遍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皆應安處。

「世尊！如彩畫地，遍於一切彩畫事業皆同一味，或青、或黃、或赤、或白，復能顯發彩畫事業。如是，世尊！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遍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皆同一味，復能顯發彼諸經中所不了義。

「世尊！譬如一切成熟珍羞諸餅果內，投之熟酥，更生勝味。如是，世尊！依此諸法皆無自性，廣說乃至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置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生勝歡喜。

「世尊！譬如虛空遍一切處，皆同一味，不障一切所作事業。如是，世尊！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了義言教，遍於一切不了義經，皆同一味，不障一切聲聞、獨覺及諸大乘所修事業。」說是語已。

爾時，世尊歎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善解如來所說甚深密意言義；復於此義善作譬喻，所謂世間毘 濕縛藥，雜彩畫地，熟酥，虛空。勝義生！如是，如是！更無有異！如是，如是！汝應受持。」

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初於一時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，施鹿林中，惟為發趣聲聞乘者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。雖是甚奇、甚為希有，一切世間諸天、人等，先無有能如法轉者。而於彼時所轉法輪，有上、有容，是未了義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。

「世尊！在昔第二時中，惟為發趣修大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以隱密相轉正法輪。雖更甚奇、甚為希有，而於彼時所轉法輪，亦是有上、有所容受，猶未了義，是諸諍論安足處所。

「世尊！於今第三時中，普為發趣一切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、無自性性，以顯了相轉正法輪。第一甚奇、最為希有。于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，是真了義，非諸諍論安足處所。

「世尊！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於此如來依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、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所說甚深了義言教，聞已信解、書寫、護持、供養、流布、受誦、修習、如理思惟，以其修相發起加行，生幾所福？」說是語已。

爾時，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勝義生！是善男子或善女人，其所生福無量無數難可喻知，吾今為汝略說少分。如爪上土比大地土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分不及一，數算、計喻、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。或如牛跡中水比四大海水，百分不及一，廣說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。如是，於諸不了義經，聞已信解、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獲功德，比此所說了義經教，聞已信解所集

功德，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集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廣說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。」說是語已。
爾時，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是解深密法門中，當何名此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
佛告勝義生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勝義了義之教；於此勝義了義之教，汝當奉持。」
說此勝義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，有六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；一百五十千聲聞永盡諸漏心得解脫；七十五千菩薩得無生法忍。
解深密經卷第二

解深密經卷第三

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　詔譯

分別瑜伽品第六

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何依何住，於大乘中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菩薩法假安立，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，為依、為住，於大乘中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四種所緣境事：一者、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；二者、無分別影像所緣境事；三者、事邊際所緣境事；四者、所作成辦所緣境事。於此四中，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？幾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？幾是俱所緣境事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，謂無分別影像；一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，謂有分別影像；二是俱所緣境事，謂事邊際、所作成辦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所緣境事，能求奢摩他、能善毘鉢舍那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，所謂契經、應誦、記別、諷誦、自說、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希法、論議。菩薩於此善聽、善受、言善通利、意善尋思、見善通達，即於如所善思惟法，獨處空閑作意思惟。復即於此能思惟心，內心相續，作意思惟。如是正行多安住故，起身輕安及心輕安，是名奢摩他。如是菩薩，能求奢摩他。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，即於如所善思惟法，內三摩地所行影像，觀察勝解捨離心相。即於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義中，能正思擇、最極思擇，周遍尋思、周遍伺察，若忍、若樂、若慧、若見、若觀，是名毘鉢舍那。如是菩薩，能善毘鉢舍那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菩薩緣心為境，內思惟心，乃至未得身心輕安，所有作意，當名何等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非奢摩他作意，是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。」
「世尊！若諸菩薩乃至未得身心輕安，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緣影像作意思惟，如是作意，當名何等？」
「善男子！非毘鉢舍那作意，是隨順毘鉢舍那勝解相應作意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奢摩他道與毘鉢舍那道，當言有異？當言無異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言非有異、非無異。何故非有異？以毘鉢舍那所緣境心為所緣故。何故非無異？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毘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，彼與此心，當言有異？當言無異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言無異。何以故？由彼影像唯是識故。善男子！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。」
「世尊！若彼所行影像，即與此心無有異者，云何此心還見此心？」
「善男子！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；然即此心如是生時，即有如是影像顯現。善男子！如依善瑩清淨鏡面，以質為緣還見本質，而謂我今見於影像，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。如是此心生時，相似有異三摩地所行影像顯現。」
「世尊！若諸有情自性而住，緣色等心所行影像，彼與此心亦無異耶？」
「善男子！亦無有異！而諸愚夫由顛倒覺，於諸影像，不能如實知唯是識，作顛倒解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毘鉢舍那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相續作意唯思惟心相。」
「世尊！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奢摩他？」
「善男子！若相續作意唯思惟無間心。」
「世尊！齊何當言菩薩奢摩他、毘鉢舍那和合俱轉？」
「善男子！若正思惟心一境性。」
「世尊！云何心相？」
「善男子！謂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，毘鉢舍那所緣。」
「世尊！云何無間心？」
「善男子！謂緣彼影像心，奢摩他所緣。」
「世尊！云何心一境性？」
「善男子！謂通達三摩地所行影像，唯是其識；或通達此已，復思惟如性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毘鉢舍那凡有幾種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三種：一者、有相毘鉢舍那；二者、尋求毘鉢舍那；三者、伺察毘鉢舍那。云何有相毘鉢舍那？謂純思惟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。云何尋求毘鉢舍那？謂由慧故，遍於彼彼未善解了一切法中，為善了故，作意思惟毘鉢舍那。云何伺察毘鉢舍那？謂由慧故，遍於彼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，為善證得極解脫故，作意思惟毘鉢舍那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奢摩他凡有幾種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即由隨彼無間心故，當知此中亦有三種。復有八種，謂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，各有一種奢摩他故。復有四種，謂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中，各有一種奢摩他故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說依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復說不依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云何名依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云何復名不依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隨先所受所思法相，而於其義得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名依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若諸菩薩不待所受所思法相，但依於他教誡教授，而於其義得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謂觀青瘀及膿爛等，或一切行皆是無常、或諸行苦、或一切法皆無有我、或復涅槃畢竟寂靜。如是等類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名不依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由依止法得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故我施設隨法行菩薩，是利根性；由不依法得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故，我施設隨信行菩薩，是鈍根性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說緣別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復說緣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云何名為緣別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云何復名緣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，緣於各別契經等法，於如所受所思惟法，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緣別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若諸菩薩，即緣一切契經等法，集為一團、一積、一分、一聚作意思惟：此一切法，隨順真如，趣向真如，臨入真如；隨順菩提，隨順涅槃，隨順轉依，及趣向彼，若臨入彼。此一切法，宣說無量無數善法。如是思惟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緣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說緣小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復說緣大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又說緣無量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云何名緣小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云何名緣大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云何復名緣無量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緣各別契經，乃至各別論義，為一團等作意思惟，當知是名緣小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若緣乃至所受所思契經等法，為一團等作意思惟，非緣各別，當知是名緣大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若緣無量如來法教，無量法句文字，無量後後慧所照了，為一團等作意思惟，非緣乃至所受所思，當知是名緣無量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齊何名得緣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五緣故當知名得：一者、於思惟時，剎那剎那融銷一切麁重所依；二者、離種種想得樂法樂；三

者、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；四者、所作成滿相應淨分無分別相，恒現在前；五者、為令法身得成滿故，攝受後後轉勝妙因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緣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當知從何名為通達？從何名得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從初極喜地名為通達；從第三發光地乃名為得。善男子！初業菩薩亦於是中隨學作意，雖未可歎，不應懈廢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云何名有尋有伺三摩地？云何名無尋唯伺三摩地？云何名無尋無伺三摩地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於如所取尋伺法相，若有麁顯領受觀察，諸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。若於彼相，雖無麁顯領受觀察，而有微細彼光明念領受觀察，諸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。若即於彼一切法相，都無作意領受觀察，諸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若有尋求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。若有伺察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。若緣總法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止相？云何舉相？云何捨相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心掉舉或恐掉舉時，諸可厭法作意及彼無間心作意，是名止相。若心沈沒或恐沈沒時，諸可欣法作意及彼心相作意，是名舉相。若於一向止道，或於一向觀道，或於雙運轉道，二隨煩惱所染污時，諸無功用作意，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，是名捨相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諸菩薩眾，知法知義。云何知法？云何知義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由五種相了知於法：一者、知名；二者、知句；三者、知文；四者、知別；五者知總。云何為名？謂於一切染淨法中，所立自性想假施設。云何為句？謂即於彼名聚集中，能隨宣說諸染淨義，依持建立。云何為文？謂即彼二所依止字。云何於彼各別了知？謂由各別所緣作意。云何於彼總合了知？謂由總合所緣作意。如是一切總略為一，名為知法。如是名為菩薩知法。
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由十種相了知於義：一者、知盡所有性；二者、知如所有性；三者、知能取義；四者、知所取義；五者、知建立義；六者、知受用義；七者、知顛倒義；八者、知無倒義；九者、知雜染義；十者、知清淨義。
「善男子！盡所有性者，謂諸雜染清淨法中，所有一切品別邊際，是名此中盡所有性。如五數蘊、六數內處、六數外處，如是一切。

「如所有性者，謂即一切染淨法中，所有真如，是名此中如所有性。此復七種：一者、流轉真如，謂一切行無先後性；二者、相真如，謂一切法、補特伽羅無我性及法無我性；三者、了別真如，謂一切行唯是識性；四者、安立真如，謂我所說諸苦聖諦；五者、邪行真如，謂我所說諸集聖諦；六者、清淨真如，謂我所說諸滅聖諦；七者、正行真如，謂我所說諸道聖諦。當知此中由流轉真如、安立真如、邪行真如故，一切有情平等平等。由相真如、了別真如故，一切諸法平等平等。由清淨真如故，一切聲聞菩提、獨覺菩提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平等平等。由正行真如故，聽聞正法，緣總境界勝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所攝受慧，平等平等。

「能取義者，謂內五色處、若心、意、識及諸心法。

「所取義者，謂外六處。又能取義，亦所取義。

「建立義者，謂器世界，於中可得建立一切諸有情界。謂一村田、若百村田、若千村田、若百千村田。或一大地至海邊際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。或一贍部洲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。或一四大洲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。或一小千世界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。或一中千世界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。或一三千大千世界，此百、此千、若此百千。或此拘胝、此百拘胝、此千拘胝、此百千拘胝。或此無數、此百無數、此千無數、此百千無數、或三千大千世界無數、百千微塵量等，於十方面無量無數諸器世界。

「受用義者，謂我所說諸有情類，為受用故，攝受資具。

「顛倒義者，謂即於彼能取等義，無常計常，想倒、心倒、見倒。苦計為樂，不淨計淨，無我計我，想倒、心倒、見倒。

「無倒義者，與上相違。能對治彼，應知其相。

「雜染義者，謂三界中三種雜染：一者、煩惱雜染；二者、業雜染；三者、生雜染。

「清淨義者，謂即如是三種雜染，所有離繫菩提分法。

「善男子！如是十種，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
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由能了知五種義故，名為知義。何等五義？一者、遍知事；二者、遍知義；三者、遍知因；四者、得遍知果；五者、於此覺了。

「善男子！此中遍知事者，當知即是一切所知：謂或諸蘊，或諸內處或諸外處；如是一切。

「遍知義者，乃至所有品類差別所應知境。謂世俗故、或勝義故，或功德故、或過失故，緣故，世故，或生、或住、或壞相故，或如病等故，或苦集等故，或真如、實際、法界等故，或廣略故，或一向記故、或分別記故、或反問記故、或置記故，或隱密故、或顯了故：如是等類，當知一切名遍知義。

「言遍知因者，當知即是能取前二菩提分法，所謂念住或正斷等。
「得遍知果者，謂貪、恚、癡永斷毘奈耶，及貪、恚、癡一切永斷諸沙門果。及我所說聲聞、如來若共不共世出世間所有功德，於彼作證。
「於此覺了者，謂即於此作證法中，諸解脫智，廣為他說、宣揚、開示。
「善男子！如是五義，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由能了知四種義故，名為知義。何等四義？一者、心執受義；二者、領納義；三者、了別義；四者、雜染清淨義。善男子！如是四義，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
「復次，善男子！彼諸菩薩，由能了知三種義故，名為知義。何等三義？一者、文義；二者、義義；三者、界義。
「善男子！言文義者，謂名身等。
「義義當知復有十種：一者、真實相；二者、遍知相；三者、永斷相；四者、作證相；五者、修習相；六者、即彼真實相等品差別相；七者、所依能依相屬相；八者、即遍知等障礙法相；九者、即彼隨順法相；十者、不遍知等及遍知等過患功德相。
「言界義者，謂五種界：一者、器世界；二者、有情界；三者、法界；四者、所調伏界；五者、調伏方便界。
「善男子！如是五義，當知普攝一切諸義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聞所成慧了知其義，若思所成慧了知其義，若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修所成慧了知其義，此何差別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聞所成慧，依止於文，但如其說，未善意趣，未現在前，隨順解脫，未能領受成解脫義。思所成慧，亦依於文，不唯如說，能善意趣，未現在前，轉順解脫，未能領受成解脫義。若諸菩薩修所成慧，亦依於文亦不依文，亦如其說亦不如說，能善意趣，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，極順解脫，已能領受成解脫義。善男子！是名三種知義差別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諸菩薩眾，知法知義，云何為智？云何為見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我無量門宣說智、見二種差別，今當為汝略說其相。若緣總法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所有妙慧，是名為智；若緣別法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所有妙慧，是名為見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修奢摩他、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由何，作意何等？云何除遣諸相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真如作意，除遣法相及與義相；若於其名及名自性無所得時，亦不觀彼所依之相，如是除遣。如於其

名，於句、於文、於一切義，當知亦爾。乃至於界及界自性無所得時，亦不觀彼所依之相，如是除遣。」
「世尊！諸所了知真如義相，此真如相亦可遣不？」
「善男子！於所了知真如義中，都無有相，亦無所得，當何所遣？善男子！我說了知真如義時，能伏一切法義之相，非此了達餘所能伏。」
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，濁水器喻、不淨鏡喻、撓泉池喻，不任觀察自面影相；若堪任者，與上相違。如是若有不善修心，則不堪任如實觀察所有真如；若善修心，堪任觀察。此說何等能觀察心？依何真如而作是說？」
「善男子！此說三種能觀察心，謂聞所成能觀察心，若思所成能觀察心，若修所成能觀察心。依了別真如作如是說。」
「世尊！如是了知法義菩薩為遣諸相勤修加行，有幾種相難可除遣？誰能除遣？」
「善男子！有十種相，空能除遣。何等為十？一者、了知法義故，有種種文字相；此由一切法空，能正除遣。二者、了知安立真如義故，有生、滅、住、異性相續隨轉相；此由相空及無先後空，能正除遣。三者、了知能取義故，有顧戀身相及我慢相；此由內空及無所得空，能正除遣。四者、了知所取義故，有顧戀財相；此由外空，能正除遣。五者、了知受用義、男女承事資具相應故，有內安樂相、外淨妙相；此由內外空及本性空，能正除遣。六者、了知建立義故，有無量相；此由大空，能正除遣。七者、了知無色故，有內寂靜解脫相；此由有為空，能正除遣。八者、了知相真如義故，有補特伽羅無我相、法無我相，若唯識相及勝義相；此由畢竟空、無性空、無性自性空及勝義空，能正除遣。九者、由了知清淨真如義故，有無為相、無變異相；此由無為空、無變異空，能正除遣。十者、即於彼相對治空性，作意思惟故，有空性相；此由空空，能正除遣。」
「世尊！除遣如是十種相時，除遣何等？從何等相而得解脫？」
「善男子！除遣三摩地所行影像相；從雜染縛相而得解脫，彼亦除遣。善男子！當知就勝說，如是空治如是相，非不一一治一切相。譬如無明，非不能生乃至老死諸雜染法。就勝但說能生於行，由是諸行親近緣故。此中道理，當知亦爾。」
爾時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中何等空是總空性相？若諸菩薩了知是已，無有失壞於空性相，離增上慢？」
爾時，世尊歎慈氏菩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，令諸菩薩於空性相無有失壞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於空性相有失壞者，便為失壞一切大乘。是故汝應諦聽，諦

聽！當為汝說總空性相。善男子！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中，一切品類雜染、清淨遍計所執相，畢竟遠離性，及於此中都無所得，如是名為於大乘中總空性相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能攝幾種勝三摩地？」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我所說無量聲聞、菩薩、如來，有無量種勝三摩地，當知一切皆此所攝。」
「世尊！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以何為因？」
「善男子！清淨尸羅，清淨聞思所成正見，以為其因。」
「世尊！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以何為果？」
「善男子！善清淨戒、清淨心、善清淨慧，以為其果。復次，善男子！一切聲聞及如來等，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，當知皆是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所得之果。」
「世尊！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能作何業？」
「善男子！此能解脫二縛為業，所謂相縛及麁重縛。」
「世尊！如佛所說五種繫中，幾是奢摩他障？幾是毘鉢舍那障？幾是俱障？」
「善男子！顧戀身財，是奢摩他障；於諸聖教不得隨欲，是毘鉢舍那障；樂相雜住，於少喜足，當知俱障。由第一故，不能造修；由第二故，所修加行不到究竟。」
「世尊！於五蓋中，幾是奢摩他障？幾是毘鉢舍那障？幾是俱障？」
「善男子！掉舉、惡作，是奢摩他障；惛沈、睡眠、疑，是毘鉢舍那障；貪欲、瞋恚，當知俱障。」
「世尊！齊何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？」
「善男子！乃至所有惛沈、睡眠正善除遣，齊是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。」
「世尊！齊何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？」
「善男子！乃至所有掉舉、惡作正善除遣，齊是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。」
「世尊！若諸菩薩於奢摩他、毘鉢舍那現在前時，應知幾種心散動法？」
「善男子！應知五種：一者、作意散動；二者、外心散動；三者、內心散動；四者、相散動；五者、麁重散動。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捨於大乘相應作意，墮在聲聞、獨覺相應諸作意中，當知是名作意散動。若於其外五種妙欲諸雜亂相，所有尋思隨煩惱中，及於其外所緣境中，縱心流散，當知是名外心散動。若由惛沈及以睡眠，或由沈沒，或由愛味三摩鉢底，或由隨一三摩鉢底諸隨煩惱之所染污，

當知是名內心散動。若依外相，於內等持所行諸相，作意思惟，名相散動。若內作意為緣，生起所有諸受，由麁重身計我起慢，當知是名麁重散動。」

「世尊！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從初菩薩地乃至如來地，能對治何障？」

「善男子！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於初地中，對治惡趣煩惱業生雜染障。第二地中，對治微細誤犯現行障。第三地中，對治欲貪障。第四地中，對治定愛及法愛障。第五地中，對治生死涅槃一向背趣障。第六地中，對治相多現行障。第七地中，對治細相現行障。第八地中，對治於無相作功用及於有相不得自在障。第九地中，對治於一切種善巧言辭不得自在障。第十地中，對治不得圓滿法身證得障。善男子！此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於如來地，對治極微細最極微細煩惱障及所知障。由能永害如是障故，究竟證得無著無礙一切智見。依於所作成滿所緣，建立最極清淨法身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依奢摩他、毘鉢舍那勤修行故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已得奢摩他、毘鉢舍那，依七真如，於如所聞所思法中，由勝定心，於善審定、於善思量、於善安立真如性中，內正思惟。彼於真如正思惟故，心於一切細相現行尚能棄捨，何況麁相？善男子！言細相者，謂心所執受相，或領納相，或了別相，或雜染清淨相，或內相，或外相，或內外相，或謂我當修行一切利有情相，或正智相，或真如相，或苦集滅道相，或有為相，或無為相，或有常相，或無常相，或苦有變異性相，或苦無變異性相，或有為異相相，或有為同相相，或知一切是一切已有一切相，或補特伽羅無我相，或法無我相。於彼現行，心能棄捨。

「彼既多住如是行故，於時時間，從其一切繫蓋散動，善修治心。從是已後，於七真如，有七各別自內所證通達智生，名為見道。由得此故，名入菩薩正性離生，生如來家，證得初地，又能受用此地勝德。彼於先時，由得奢摩他、毘鉢舍那故，已得二種所緣，謂有分別影像所緣，及無分別影像所緣。彼於今時得見道故，更證得事邊際所緣。復於後後一切地中，進修修道，即於如是三種所緣作意思惟。譬如有人，以其細楔出於麁楔。如是菩薩，依此以楔出楔方便，遣內相故，一切隨順雜染分相皆悉除遣。相除遣故，麁重亦遣。永害一切相麁重故，漸次於彼後後地中，如煉金法陶煉其心。乃至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又得所作成滿所緣。

「善男子！如是菩薩於內止觀正修行故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修行引發菩薩廣大威德？」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善知六處，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德：一者、善知心生；二者、善知心住；三者、善知心出；四者、善知心增；五者、善知心減；六者、善知方便。
「云何善知心生？謂如實知十六行心生起差別，是名善知心生。十六行心生起差別者：一者、不可覺知堅住器識生，謂阿陀那識；二者、種種行相所緣識生，謂頓取一切色等境界分別意識，及頓取內外境界覺受，或頓於一念瞬息須臾，現入多定，見多佛土，見多如來，分別意識；三者、小相所緣識生，謂欲界繫識；四者、大相所緣識生，謂色界繫識；五者、無量相所緣識生，謂空、識、無邊處繫識；六者、微細相所緣識生，謂無所有處繫識；七者、邊際相所緣識生，謂非想非非想處繫識；八者、無相識生，謂出世識及緣滅識；九者、苦俱行識生，謂地獄識；十者、雜受俱行識生，謂欲行識；十一、喜俱行識生，謂初二靜慮識；十二、樂俱行識生，謂第三靜慮識；十三、不苦不樂俱行識生，謂從第四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識；十四、染污俱行識生，謂諸煩惱及隨煩惱相應識；十五、善俱行識生，謂信等相應識；十六、無記俱行識生，謂彼俱不相應識。
「云何善知心住？謂如實知了別真如。
「云何善知心出？謂如實知出二種縛：所謂相縛及麁重縛。此能善知，應令其心從如是出。
「云何善知心增？謂如實知能治相縛、麁重縛心，彼增長時，彼積集時，亦得增長，亦得積集，名善知增。
「云何善知心減？謂如實知彼所對治相，及麁重所雜染心，彼衰退時，彼損減時，此亦衰退，此亦損減，名善知減。
「云何善知方便？謂如實知解脫、勝處、及與遍處，或修或遣。
「善男子！如是菩薩，於諸菩薩廣大威德，或已引發、或當引發、或現引發。」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於無餘依涅槃界中，一切諸受無餘永滅。』何等諸受於此永滅？」
「善男子！以要言之，有二種受無餘永滅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所依麁重受；二者、彼果境界受。所依麁重受，當知有四種：一者、有色所依受；二者、無色所依受；三者、果已成滿麁重受；四者、果未成滿麁重受。果已成滿受者，謂現在受。果未成滿受者，謂未來因受。彼果境界受，亦有四種：一者、依持受；二者、資具受；三者、受用受；四者、顧戀受。於有餘依涅槃界中，果未成滿受一切已滅，領彼對治明觸生受，領受共有。或復彼果已成滿受。又二種受，一切已滅。唯現領受，明觸生受。於無餘依涅槃界中般涅槃

時，此亦永滅。是故說言於無餘依涅槃界中，一切諸受無餘永滅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是語已，復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善能依止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，請問如來。汝於瑜伽，已得決定，最極善巧。吾已為汝宣說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，所有一切過去、未來正等覺者，已說、當說皆亦如是。諸善男子、若善女人，皆應依此勇猛精進，當正修學！」
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於法假立瑜伽中，　若行放逸失大義；
依止此法及瑜伽，　若正修行得大覺。
見有所得求免離，　若謂此見為得法，
慈氏彼去瑜伽遠，　譬如大地與虛空。
利生堅固而不作，　悟已勤修利有情，
智者作此窮劫量，　便得最上離染喜。
若人為欲而說法，　彼名捨欲還取欲，
愚癡得法無價寶，　反更遊行而乞匄。
於諍諠雜戲論著，　應捨發起上精進，
為度諸天及世間，　於此瑜伽汝當學！」

爾時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是解深密法門中，當何名此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

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瑜伽了義之教，於此瑜伽了義之教汝當奉持。」

說此瑜伽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，有六百千眾生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三百千聲聞，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，得法眼淨；一百五十千聲聞，諸漏永盡，心得解脫；七十五千菩薩，獲得廣大瑜伽作意。

解深密經卷第三

解深密經卷第四

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　詔譯

地波羅蜜多品第七

爾時，觀自在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菩薩十地，所謂極喜地、離垢地、發光地、焰慧地、極難勝地、現前地、遠行地、不動地、善慧地、法雲地；復說佛地為第十一。如是諸地，幾種清淨？幾分所攝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諸地四種清淨、十一分攝。

「云何名為四種清淨能攝諸地？謂增上意樂清淨攝於初地；增上戒清淨攝第二地；增上心清淨攝第三地；增上慧清淨於後後地轉勝妙故，當知能攝從第四地乃至佛地。善男子！當知如是四種清淨普攝諸地。

「云何名為十一種分能攝諸地？謂諸菩薩先於勝解行地，依十法行，極善修習勝解忍故，超過彼地，證入菩薩正性離生。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於微細毀犯誤現行中正知而行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得世間圓滿、等持、等至及圓滿聞持陀羅尼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令隨所獲得菩提分法，多修習住，心未能捨諸等至愛及與法愛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於諸諦道理如實觀察，又未能於生死涅槃棄捨一向背趣作意，又未能修方便所攝菩提分法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於生死流轉如實觀察，又由於彼多生厭故，未能多住無相作意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令無相作意、無缺、無間、多修習住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於無相住中捨離功用，又未能得於相自在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於異名眾相、訓詞差別、一切品類宣說法中，得大自在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

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得圓滿法身現前證受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彼諸菩薩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而未能得遍於一切所知境界無著、無礙、妙智、妙見，由是因緣，於此分中猶未圓滿。為令此分得圓滿故，精勤修習便能證得，由是因緣，此分圓滿。此分滿故，於一切分皆得圓滿。善男子！當知如是十一種分普攝諸地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緣最初名極喜地？乃至何緣說名佛地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成就大義，得未曾得出世間心，生大歡喜，是故最初名極喜地。遠離一切微細犯戒，是故第二名離垢地。由彼所得三摩地及聞持陀羅尼，能為無量智光依止，是故第三名發光地。由彼所得菩提分法，燒諸煩惱，智如火焰，是故第四名焰慧地。由即於彼菩提分法，方便修習最極艱難，方得自在，是故第五名極難勝地。現前觀察諸行流轉，又於無相多修作意方現在前，是故第六名現前地。能遠證入無缺無間無相作意，與清淨地共相隣接，是故第七名遠行地。由於無相得無功用，於諸相中不為現行煩惱所動，是故第八名不動地。於一切種說法自在，獲得無罪廣大智慧，是故第九名善慧地。麁重之身，廣如虛空，法身圓滿，譬如大雲，皆能遍覆，是故第十名法雲地。永斷最極微細煩惱及所知障，無著無礙，於一切種所知境界，現正等覺，故第十一說名佛地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於此諸地有幾愚癡、有幾麁重為所對治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諸地中有二十二種愚癡、十一種麁重為所對治。謂於初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執著補特伽羅及法愚癡，二者、惡趣雜染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二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微細誤犯愚癡，二者、種種業趣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三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欲貪愚癡，二者、圓滿聞持陀羅尼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四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等至愛愚癡，二者、法愛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五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一向作意棄背生死愚癡，二者、一向作意趣向涅槃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六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現前觀察諸行流轉愚癡，二者、相多現行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七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微細相現行愚癡，二者一向無相作意方便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八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於無相作功用愚癡，二者、於相自在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九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於無量說法、無量法句文字、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癡，二者辯才自在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第十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大

神通愚癡，二者、悟入微細祕密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於如來地有二愚癡：一者、於一切所知境界極微細著愚癡，二者、極微細礙愚癡；及彼麁重為所對治。
「善男子！由此二十二種愚癡及十一種麁重故，安立諸地；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離彼繫縛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奇希有，乃至成就大利大果，令諸菩薩能破如是大愚癡羅網，能越如是大麁重稠林，現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諸地，幾種殊勝之所安立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八種：一者、增上意樂清淨；二者、心清淨；三者、悲清淨；四者、到彼岸清淨；五者、見佛供養承事清淨；六者、成熟有情清淨；七者、生清淨；八者、威德清淨。
「善男子！於初地中，所有增上意樂清淨，乃至威德清淨；後後諸地乃至佛地，所有增上意樂清淨，乃至威德清淨，當知彼諸清淨展轉增勝，唯於佛地除生清淨。又初地中所有功德，於上諸地平等皆有，當知自地功德殊勝。一切菩薩十地功德皆是有上，佛地功德當知無上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說菩薩生，於諸有生最為殊勝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四因緣故：一者、極淨善根所集起故；二者、故意思擇力所取故；三者、悲愍濟度諸眾生故；四者、自能無染除他染故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說諸菩薩行廣大願、妙願、勝願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四因緣故：謂諸菩薩，能善了知涅槃樂住，堪能速證；而復棄捨速證樂住；無緣無待發大願心；為欲利益諸有情故，處多種種長時大苦。是故我說彼諸菩薩行廣大願、妙願、勝願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諸菩薩凡有幾種所應學事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菩薩學事略有六種：所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、慧到彼岸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六種所應學事，幾是增上戒學所攝？幾是增上心學所攝？幾是增上慧學所攝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初三，但是增上戒學所攝；靜慮一種，但是增上心學所攝；慧是增上慧學所攝；我說精進遍於一切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六種所應學事，幾是福德資糧所攝？幾是智慧資糧所攝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增上戒學所攝者，是名福德資糧所攝；若增上慧學所攝者，是名智慧資糧所攝；我說精進、靜慮二種遍於一切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此六種所學事中，菩薩云何應當修學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五種相應當修學：一者、最初於菩薩藏波羅蜜多相應微妙正法教中，猛利信解；二者、次於十種法行，以聞、思、修所成妙智，精進修行；三者、隨護菩提之心；四者、親近真善知識；五者、無間勤修善品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施設如是所應學事，但有六數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二因緣故：一者、饒益諸有情故；二者、對治諸煩惱故。當知前三饒益有情，後三對治一切煩惱。前三饒益諸有情者，謂諸菩薩由布施故，攝受資具饒益有情；由持戒故，不行損害逼迫惱亂，饒益有情；由忍辱故，於彼損害逼迫惱亂堪能忍受，饒益有情。後三對治諸煩惱者，謂諸菩薩由精進故，雖未永伏一切煩惱，亦未永害一切隨眠，而能勇猛修諸善品，彼諸煩惱不能傾動善品加行；由靜慮故，永伏煩惱；由般若故，永害隨眠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施設所餘波羅蜜多，但有四數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由前六種波羅蜜多為助伴故。謂諸菩薩，於前三種波羅蜜多所攝有情，以諸攝事，方便善巧而攝受之，安置善品，是故我說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與前三種而為助伴。若諸菩薩，於現法中煩惱多故，於修無間無有堪能，羸劣意樂故、下界勝解故，於內心住無有堪能，於菩薩藏不能聞緣善修習故，所有靜慮，不能引發出世間慧。彼便攝受少分狹劣福德資糧，為未來世煩惱輕微，心生正願，如是名願波羅蜜多。由此願故，煩惱微薄，能修精進，是故我說願波羅蜜多與精進波羅蜜多而為助伴。若諸菩薩，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為因緣故，轉劣意樂成勝意樂，亦能獲得上界勝解，如是名力波羅蜜多。由此力故，於內心住有所堪能，是故我說力波羅蜜多與靜慮波羅蜜多而為助伴。若諸菩薩，於菩薩藏，已能聞緣善修習故，能發靜慮，如是名智波羅蜜多。由此智故，堪能引發出世間慧，是故我說智波羅蜜多與慧波羅蜜多而為助伴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宣說六種波羅蜜多如是次第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能為後後引發依故。謂諸菩薩，若於身財無所顧恪，便能受持清淨禁戒；為護禁戒，便修忍辱；修忍辱已，能發精進；發精進已，能辦靜慮；具靜慮已，便能獲得出世間慧。是故我說波羅蜜多如是次第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六種波羅蜜多，各有幾種品類差別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各有三種。施三種者：一者、法施；二者、財施；三者、無畏施。戒三種者：一者、轉捨不善戒；二者、轉生善戒；三者、轉生饒益有情戒。忍三種者：一者、耐怨害忍；二者、安受苦忍；三者、諦察法忍。精進三種者：一者、被甲精進；二者、轉生善法加行精進；三者、饒益有情加行精進。靜慮三種者：一者、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罪故，對治煩惱眾苦樂住靜慮；二者、引發功德靜慮；三者、引發饒益有情靜慮。慧三種者：一者、緣世俗諦慧；二者、緣勝義諦慧；三者、緣饒益有情慧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波羅蜜多說名波羅蜜多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五因緣故：一者、無染著故；二者、無顧戀故；三者、無罪過故；四者、無分別故；五者、正迴向故。無染著者，謂不染著波羅蜜多諸相違事。無顧戀者，謂於一切波羅蜜多諸果異熟及報恩中心無繫縛。無罪過者，謂於如是波羅蜜多無間雜染法，離非方便行。無分別者，謂於如是波羅蜜多，不如言詞執著自相。正迴向者，謂以如是所作所集波羅蜜多，迴求無上大菩提果。」
「世尊！何等名為波羅蜜多諸相違事？」
「善男子！當知此事略有六種：一者、於喜樂欲財富自在諸欲樂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二者、於隨所樂縱身、語、意而現行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三者、於他輕蔑不堪忍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四者、於不勤修著欲樂中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五者、於處憒鬧世雜亂行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；六者、於見、聞、覺、知、言說戲論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。」
「世尊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何果異熟？」
「善男子！當知此亦略有六種：一者、得大財富；二者、往生善趣；三者、無怨無壞多諸喜樂；四者、為眾生主；五者、身無惱害；六者、有大宗葉。」
「世尊！何等名為波羅蜜多間雜染法？」

「善男子！當知略由四種加行：一者、無悲加行故；二者、不如理加行故；三者、不常加行故；四者、不慇重加行故。不如理加行者，謂修行餘波羅蜜多時，於餘波羅蜜多遠離失壞。」
「世尊！何等名為非方便行？」
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以波羅蜜多饒益眾生時，但攝財物饒益眾生便為喜足，而不令其出不善處安置善處，如是名為非方便行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非於眾生唯作此事名實饒益。譬如糞穢若多若少，終無有能令成香潔。如是眾生由行苦故，其性是苦，無有方便，但以財物暫相饒益，可令成樂，唯有安處妙善法中，方可得名第一饒益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有幾清淨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我終不說波羅蜜多，除上五相有餘清淨。然我即依如是諸事總別，當說波羅蜜多清淨之相。
「總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，當知七種。何等為七？一者、菩薩於此諸法不求他知；二者、於此諸法見已不生執著；三者、即於如是諸法不生疑惑，謂為能得大菩提不？四者、終不自讚毀他有所輕蔑；五者、終不憍傲放逸；六者、終不少有所得便生喜足；七者、終不由此諸法，於他發起嫉妒慳恪。
「別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，亦有七種。何等為七？謂諸菩薩，如我所說七種布施清淨之相，隨順修行。一者、由施物清淨行清淨施；二者、由戒清淨行清淨施；三者、由見清淨行清淨施；四者、由心清淨行清淨施；五者、由語清淨行清淨施；六者、由智清淨行清淨施；七者、由垢清淨行清淨施。是名七種施清淨相。
「又諸菩薩，能善了知制立律儀一切學處，能善了知出離所犯，具常尸羅，堅固尸羅，常作尸羅，常轉尸羅，受學一切所有學處，是名七種戒清淨相。
「若諸菩薩於自所有業果異熟深生依信，一切所有不饒益事現在前時，不生憤發；亦不反罵、不瞋、不打、不恐、不弄、不以種種不饒益事反相加害；不懷怨結；若諫誨時不令恚惱；亦復不待他來諫誨；不由恐怖有染愛心而行忍辱；不以作恩而便放捨，是名七種忍清淨相。
「若諸菩薩，通達精進平等之性；不由勇猛勤精進故自舉陵他；具大勢力；具大精進；有所堪能；堅固勇猛；於諸善法終不捨軛，如是名為七種精進清淨之相。
「若諸菩薩，有善通達相三摩地靜慮；有圓滿三摩地靜慮；有俱分三摩地靜慮；有運轉三摩地靜慮；有無所依三摩地靜慮；有善修治三摩地靜慮；有於菩薩藏聞緣修習無量三摩地靜慮，如是名為七種靜慮清淨之相。

「若諸菩薩，遠離增益、損減二邊行於中道，是名為慧；由此慧故，如實了知解脫門義，謂空、無願、無相三解脫門；如實了知有自性義，謂遍計所執、若依他起、若圓成實三種自性；如實了知無自性義，謂相、生、勝義三種無自性性；如實了知世俗諦義，謂於五明處；如實了知勝義諦義，謂於七真如；又無分別離諸戲論純一理趣多所住故，無量總法為所緣故，及毘鉢舍那故；能善成辦法隨法行，是名七種慧清淨相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五相各有何業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彼相有五種業，謂諸菩薩無染著故，於現法中於所修習波羅蜜多，恒常殷重勤修加行無有放逸。無顧戀故，攝受當來不放逸因。無罪過故，能正修習極善圓滿、極善清淨極善鮮白波羅蜜多。無分別故，方便善巧波羅蜜多，速得圓滿。正迴向故，一切生處波羅蜜多及彼可愛諸果異熟，皆得無盡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所說波羅蜜多，何者最廣大？何者無染污？何者最明盛？何者不可動？何者最清淨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無染著性、無顧戀性、正迴向性，最為廣大。無罪過性、無分別性，無有染污。思擇所作，最為明盛。已入無退轉法地者，名不可動。若十地攝、佛地攝者，名最清淨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菩薩所得波羅蜜多諸可愛果及諸異熟常無有盡？波羅蜜多亦無有盡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展轉相依生起修習無間斷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是諸菩薩深信愛樂波羅蜜多，非於如是波羅蜜多所得可愛諸果異熟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五因緣故：一者、波羅蜜多是最增上喜樂因故；二者、波羅蜜多是其究竟饒益一切自他因故；三者、波羅蜜多是當來世彼可愛果異熟因故；四者、波羅蜜多非諸雜染所依事故；五者、波羅蜜多非是畢竟變壞法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波羅蜜多，各有幾種最勝威德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一切波羅蜜多，各有四種最勝威德：一者、於此波羅蜜多正修行時，能捨慳恪、犯戒、心憤、懈怠、散亂、見趣所治；二者、於此正修行時，能為無上正等菩提、真實資糧；三者、於此正修行時，於現法中能自攝受饒益有情；四者、於此正修行時，於未來世能得廣大無盡可愛諸果異熟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，何因？何果？有何義利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是一切波羅蜜多，大悲為因；微妙可愛諸果異熟，饒益一切有情為果；圓滿無上廣大菩提為大義利。」

觀自在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菩薩具足一切無盡財寶成就大悲，何緣世間現有眾生貧窮可得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是諸眾生自業過失！若不爾者，菩薩常懷饒益他心，又常具足無盡財寶，若諸眾生無自惡業能為障礙，何有世間貧窮可得？譬如餓鬼為大熱渴逼迫其身，見大海水悉皆涸竭；非大海過，是諸餓鬼自業過耳。如是菩薩所施財寶猶如大海無有過失，是諸眾生自業過耳，猶如餓鬼自惡業力令無有果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以何等波羅蜜多，取一切法無自性性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以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。」

「世尊！若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，何故不取有自性性？」

「善男子！我終不說以無自性性取無自性性。然無自性性，離諸文字自內所證；不可捨於言說文字而能宣說。是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波羅蜜多，近波羅蜜多，大波羅蜜多。云何波羅蜜多？云何近波羅蜜多？云何大波羅蜜多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諸菩薩經無量時修行施等成就善法，而諸煩惱猶故現行，未能制伏然為彼伏，謂於勝解行地軟中勝解轉時，是名波羅蜜多。復於無量時修行施等，漸復增上，成就善法，而諸煩惱猶故現行，然能制伏非彼所伏，謂從初地已上，是名近波羅蜜多。復於無量時修行布施等，轉復增上，成就善法，一切煩惱皆不現行，謂從八地已上，是名大波羅蜜多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地中煩惱隨眠可有幾種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三種：一者、害伴隨眠，謂於前五地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！諸不俱生現行煩惱，是俱生煩惱現行助伴，彼於爾時永無復有，是故說名害伴隨眠；二者、羸劣隨眠，謂於第六、第七地中微細現行，若修所伏不現行故；三者、微細隨眠，謂於第八地已上，從此已去，一切煩惱不復現行，唯有所知障為依止故。」
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隨眠，幾種麁重斷所顯示？」
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但由二種：謂由在皮麁重斷故，顯彼初二，復由在膚麁重斷故，顯彼第三。若在於骨麁重斷者，我說

永離一切隨眠，位在佛地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經幾不可數劫能斷如是麁重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經於三大不可數劫、或無量劫，所謂年、月、半月、晝夜、一時、半時、須臾、瞬息、剎那量劫不可數故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諸菩薩於諸地中所生煩惱，當知何相？何失？何德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無染污相。何以故？是諸菩薩於初地中，定於一切諸法法界已善通達，由此因緣，菩薩要知方起煩惱非為不知，是故說名無染污相。於自身中不能生苦，故無過失。菩薩生起如是煩惱，於有情界能斷苦因，是故彼有無量功德。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甚奇！世尊！無上菩提乃有如是大功德利，令諸菩薩生起煩惱，尚勝一切有情、聲聞、獨覺善根，何況其餘無量功德？」
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若聲聞乘、若復大乘，唯是一乘。』此何密意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我於彼聲聞乘中，宣說種種諸法自性，所謂五蘊、或內六處、或外六處，如是等類；於大乘中，即說彼法同一法界、同一理趣，故我不說乘差別性。於中或有如言於義妄起分別，一類增益，一類損減。又於諸乘差別道理，謂互相違，如是展轉遞興諍論。如是名為此中密意。」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諸地攝想所對治，　殊勝生願及諸學，
由依佛說是大乘，　於此善修成大覺。
宣說諸法種種性，　復說皆同一理趣，
謂於下乘或上乘，　故我說乘無異性。
如言於義妄分別，　或有增益或損減，
謂此二種互相違，　愚癡意解成乖諍。」

爾時，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是解深密法門中，此名何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
佛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教，於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教，汝當奉持！」
說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有七十五千菩薩，皆得菩薩大乘光明三摩地。
解深密經卷第四

解深密經卷第五

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　詔譯

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

爾時，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請問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如來法身，如來法身有何等相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若於諸地波羅蜜多，善修出離，轉依成滿，是名如來法身之相。當知此相，二因緣故不可思議：無戲論故，無所為故。而諸眾生計著戲論，有所為故。」
「世尊！聲聞、獨覺所得轉依，名法身不？」
「善男子！不名法身。」
「世尊！當名何身？」
「善男子！名解脫身。由解脫身故，說一切聲聞、獨覺與諸如來平等平等；由法身故，說有差別。如來法身有差別故，無量功德最勝差別，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當云何應知如來生起之相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一切如來化身作業，如世界起一切種類；如來功德眾所莊嚴，住持為相。當知化身相有生起，法身之相無有生起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應知示現化身方便善巧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遍於一切三千大千佛國土中，或眾推許增上王家，或眾推許大福田家，同時入胎、誕生、長大、受欲、出家、示行苦行、捨苦行已成等正覺，次第示現。是名如來示現化身方便善巧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凡有幾種，一切如來身所住持言音差別？由此言音所化有情，未成熟者令其成熟，已成熟者緣此為境速得解脫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言音略有三種：一者、契經；二者、調伏；三者、本母。」
「世尊！云何契經？云何調伏？云何本母？」
「曼殊室利！若於是處，我依攝事顯示諸法，是名契經。謂依四事，或依九事，或復依於二十九事。
「云何四事？一者、聽聞事；二者、歸趣事；三者、修學事；四者、菩提事。
「云何九事？一者、施設有情事；二者、彼所受用事；三者、彼生起事；四者、彼生已住事；五者、彼染淨事；六者、彼差別事；七

者、能宣說事；八者、所宣說事；九者、諸眾會事。
「云何名為二十九事？謂依雜染品有：攝諸行事，彼次第隨轉事，即於是中作補特伽羅想已，於當來世流轉因事，作是想已，於當來世流轉因事。依清淨品有：繫念於所緣事，即於是中勤精進事，心安住事，現法樂住事，超一切苦緣方便事，彼遍知事。此復三種：顛倒遍知所依處故，依有情想外有情中邪行遍知所依處故，內離增上慢遍知所依處故。修依處事，作證事，修習事，令彼堅固事，彼行相事，彼所緣事，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，彼散亂事，彼不散亂事，不散亂依處事，不棄修習劬勞加行事，修習勝利事，彼堅牢事，攝聖行事，攝聖行眷屬事，通達真實事，證得涅槃事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世間正見超昇一切外道所得正見頂事，及即於此不修退事，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不修習故，說名為退，非見過失，故名為退。
「曼殊室利！若於是處，我依聲聞及諸菩薩，顯示別解脫及別解脫相應之法，是名調伏。」
「世尊！菩薩別解脫，幾相所攝？」
「善男子！當知七相：一者、宣說受軌則事故；二者、宣說隨順他勝事故；三者、宣說隨順毀犯事故；四者、宣說有犯自性故；五者、宣說無犯自性故；六者、宣說出所犯故；七者、宣說捨律儀故。
「曼殊室利！若於是處，我以十一種相決了分別顯示諸法，是名本母。何等名為十一種相？一者、世俗相；二者、勝義相；三者、菩提分法所緣相；四者、行相；五者、自性相；六者、彼果相；七者、彼領受開示相；八者、彼障礙法相；九者、彼隨順法相；十者、彼過患相；十一者、彼勝利相。
「世俗相者，當知三種：一者、宣說補特伽羅故；二者、宣說遍計所執自性故；三者、宣說諸法作用事業故。勝義相者，當知宣說七種真如故。菩提分法所緣相者，當知宣說遍一切種所知事故。
「行相者，當知宣說八行觀故。云何名為八行觀耶？一者、諦實故；二者、安住故；三者、過失故；四者、功德故；五者、理趣故；六者、流轉故；七者、道理故；八者、總別故。
「諦實者，謂諸法真如。
「安住者，謂或安立補特伽羅，或復安立諸法遍計所執自性，或復安立一向、分別、反問、置記，或復安立隱密、顯了、記別、差別。過失者，謂我宣說諸雜染法，有無量門差別過患。
「功德者，謂我宣說諸清淨法，有無量門差別勝利。
「理趣者，當知六種：一者、真義理趣；二者、證得理趣；三者、教導理趣；四者、遠離二邊理趣；五者、不可思議理趣；六者、意

趣理趣。
「流轉者，所謂三世三有為相，及四種緣。
「道理者，當知四種：一者、觀待道理；二者、作用道理；三者、證成道理；四者、法爾道理。觀待道理者，謂若因若緣，能生諸行，及起隨說，如是名為觀待道理。作用道理者，謂若因若緣，能得諸法，或能成辦，或復生已作諸業用，如是名為作用道理。證成道理者，謂若因若緣，能令所立、所說、所標、義得成立，令正覺悟，如是名為證成道理。
「又此道理略有二種：一者、清淨；二者不清淨。由五種相名為清淨，由七種相名不清淨。
「云何由五種相名為清淨？一者、現見所得相；二者、依止現見所得相；三者、自類譬喻所引相；四者、圓成實相；五者、善清淨言教相。
「現見所得相者，謂一切行皆無常性，一切行皆是苦性，一切法皆無我性，此為世間現量所得。如是等類，是名現見所得相。
「依止現見所得相者，謂一切行皆剎那性，他世有性，淨不淨業無失壞性。由彼能依麁無常性，現可得故。由諸有情種種差別，依種種業現可得故，由諸有情若樂若苦，淨不淨業以為依止，現可得故。由此因緣，於不現見可為比度。如是等類，是名依止現見所得相。
「自類譬喻所引相者，謂於內外諸行聚中，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死以為譬喻，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等種種苦相以為譬喻，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不自在相以為譬喻，又復於外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衰盛以為譬喻。如是等類，當知是名自類譬喻所引相。
「圓成實相者，謂即如是現見所得相，若依止現見所得相，若自類譬喻所得相，於所成立，決定能成，當知是名圓成實相。
「善清淨言教相者，謂一切智者之所宣說，如言涅槃究竟寂靜，如是等類，當知是名善清淨言教相。
「善男子！是故由此五種相故，名善觀察清淨道理，由清淨故，應可修習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智相者，當知有幾種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略有五種：一者、若有出現世間一切智聲，無不普聞；二者、成就三十二種大丈夫相；三者、具足十力，能斷一切眾生一切疑惑；四者、具足四無所畏宣說正法，不為一切他論所伏，而能摧伏一切邪論；五者、於善說法、毘奈耶中，八支聖道、四沙門等，皆現可得。如是生故，相故，斷疑網故，非他所伏能伏他故，聖道、沙門現可得故，如是五種，當知名為一切智相。

「善男子！如是證成道理，由現量故、由比量故、由聖教量故。由五種相，名為清淨。
「云何由七種相名不清淨？一者、此餘同類可得相；二者、此餘異類可得相；三者、一切同類可得相；四者、一切異類可得相；五者、異類譬喻所得相；六者、非圓成實相；七者、非善清淨言教相。
「若一切法意識所識性，是名一切同類可得相，若一切法相性業法因果異相，由隨如是一一異相，決定展轉各各異相，是名一切異類可得相。善男子！若於此餘同類可得相，及譬喻中有一切異類相者，由此因緣，於所成立非決定故，是名非圓成實相。又於此餘異類可得相，及譬喻中有一切同類相者，由此因緣，於所成立不決定故，亦名非圓成實相。非圓成實故，非善觀察清淨道理，不清淨故，不應修習。若異類譬喻所引相，若非善清淨言教相，當知體性皆不清淨。
「法爾道理者，謂如來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性，安住、法住，法界，是名法爾道理。
「總別者，謂先總說一句法已，後後諸句差別分別究竟顯了。
「自性相者，謂我所說有行有緣，所有能取菩提分法，謂念住等，如是名為彼自性相。
「彼果相者，謂若世間若出世間，諸煩惱斷，及所引發世出世間諸果功德，如是名為得彼果相。
「彼領受開示相者，謂即於彼，以解脫智而領受之，及廣為他宣說開示，如是名為彼領受開示相。
「彼障礙法相者，謂即於修菩提分法，能隨障礙諸染污法，是名彼障礙法相。
「彼隨順法相者，謂即於彼多所作法，是名彼隨順法相。
「彼過患相者，當知即彼諸障礙法所有過失，是名彼過患相。
「彼勝利相者，當知即彼諸隨順法所有功德，是名彼勝利相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為諸菩薩略說契經、調伏、本母、不共外道陀羅尼義，由此不共陀羅尼義，令諸菩薩得入如來所說諸法甚深密意。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汝今諦聽，吾當為汝略說不共陀羅尼義，令諸菩薩，於我所說密意言詞能善悟入。
「善男子！若雜染法、若清淨法，我說一切皆無作用，亦都無有補特伽羅，以一切種離所為故。非雜染法先染後淨，非清淨法後淨先染，凡夫異生，於麁重身，執著諸法、補特伽羅自性差別，隨眠妄見以為緣故，計我我所；由此妄見，謂我見、我聞、我嗅、我嘗、我觸、我知、我食、我作、我染、我淨，如是等類邪加行轉。若有

如實知如是者，便能永斷麁重之身，獲得一切煩惱不住，最極清淨，離諸戲論，無為依止，無有加行。善男子！當知是名略說不共陀羅尼義。」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

「一切雜染清淨法，　皆無作用數取趣。
由我宣說離所為，　染污清淨非先後。
於麁重身隨眠見，　為緣計我及我所；
由此妄謂我見等，　我食我為我染淨。
若如實知如是者，　乃能永斷麁重身，
得無染淨無戲論，　無為依止無加行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應知諸如來心生起之相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夫如來者，非心意識生起所顯，然諸如來有無加行心法生起，當知此事猶如變化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如來法身，遠離一切加行；既無加行，云何而有心法生起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先所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，有心生起。善男子！譬如正入無心睡眠，非於覺悟而作加行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而復覺悟。又如正在滅盡定中，非於起定而作加行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，還從定起。如從睡眠及滅盡定心更生起，如是如來由先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，當知復有心法生起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化身，當言有心為無心耶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非是有心，亦非無心。何以故？無自依心故，有依他心故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所行，如來境界，此之二種，有何差別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所行，謂一切種，如來共有不可思議無量功德，眾所莊嚴清淨佛土。如來境界，謂一切種，五界差別。何等為五？一者、有情界；二者、世界；三者、法界；四者、調伏界；五者、調伏方便界。如是名為二種差別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成等正覺、轉正法輪、入大涅槃，如是三種，當知何相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當知此三皆無二相。謂非成等正覺、非不成等正覺；非轉正法輪、非不轉正法輪；非入大涅槃、非不入大涅槃。何以故？如來法身究竟淨故，如來化身常示現故。」
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有情類，但於化身見聞奉事生諸功德，如來於彼有何因緣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是彼增上所緣之因緣故。又彼化身，是如來力所住持故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等無加行，何因緣故如來法身，為諸有情放大智光，及出無量化身影像？聲聞、獨覺解脫之身，無如是事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譬如等無加行，從日、月輪水火二種頗胝迦寶放大光明，非餘水火頗胝迦寶，謂大威德有情所住持故，諸有情業增上力故。又如從彼善工業者之所雕飾，末尼寶珠出印文像，不從所餘不雕飾者。如是緣於無量法界方便般若，極善修習磨瑩，集成如來法身，從是能放大智光明及出種種化身影像，非唯從彼解脫之身，有如斯事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世尊說：『如來、菩薩威德住持，令諸眾生於欲界中，生剎帝利、婆羅門等大富貴家，人身財寶無不圓滿，或欲界天、色、無色界，一切身財圓滿可得。』世尊！此中有何密意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如來、菩薩威德住持，若道若行，於一切處，能令眾生獲得身財皆圓滿者，即隨所應，為彼宣說此道此行。若有能於此道此行正修行者，於一切處所獲身財無不圓滿。若有眾生於此道行違背輕毀，又於我所起損惱心及瞋恚心，命終已後，於一切處所得身財無不下劣。曼殊室利！由是因緣，當知如來及諸菩薩威德住持，非但能令身財圓滿，如來、菩薩住持威德，亦令眾生身財下劣。」
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穢土中，何事易得？何事難得？諸淨土中，何事易得？何事難得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諸穢土中，八事易得，二事難得。何等名為八事易得？一者、外道；二者、有苦眾生；三者、種姓家世興衰差別；四者、行諸惡行；五者、毀犯尸羅；六者、惡趣；七者、下乘；八者、下劣意樂加行菩薩。何等名為二事難得？一者、增上意樂加行菩薩之所遊集，二者、如來出現于世。曼殊室利！諸淨土中與上相違，當知八事甚為難得，二事易得。」
爾時，曼殊室利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此解深密法門中，此名何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
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：「善男子！此名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，於此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，汝當奉持。」
說是如來成所作事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有七十五千菩薩摩訶薩，皆得圓滿法身證覺。

解深密經卷第五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